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欽定四庫全書

篁墩文集卷十四

明　程敏政　撰

記

休寧縣儒學先聖廟重脩記

高皇帝初下江南嘗駐蹕徽郡分兵以靖屬邑拯輯其民人而教養之德意優渥在人心者猶一日也休寧為徽劇縣其廟學則肇遷於宋中更於元入國朝以來又百餘年興脩不常勢漸以圮成化己亥監察御史上饒

婁公以提學至方以教之未洽為廣視廟不治曰當有任其責者已而監察御史洧川黄公以廵按至曰廟之不脩士無所景行而民不知向方何以出治是誠不可但已乃屬之同知金城張英維時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三原王公受詔廵撫南畿張君乃與推官舞陽楊宣圖上其事王公是之曰政教之責聖天子所以命我者宜亟為之勿怠張君受命規措不遑而知府武邑王勤以朝事至自北京通判南海婁琮以餉事至自南京議以

克合張君乃親至休寧與知縣新昌俞深擇日祭告庀材鳩工重作大成殿宏麗高敞加於舊觀遠甚飾先聖先師之像更神座之木以石易宫牆之土以甓東西廡戟門神厨及儒學重門科名坊表次第撤而新之繕兩齋以居生徒復企德堂以祀鄉賢工出於募不徵調於夫家材出於勸不支費於公帑始庚子夏六月訖是歲冬十一月舍菜禮成觀者如堵於是教諭莆田王原雍訓導定海陳泰安吉章泓具以白走曰願有記焉於戲

孔子之道治化之所由出者也中古以來士不知道徃徃判心迹而昧義利之辨故學流於異端治終於雜霸下之則競葩藻任文法偃然以儒吏自當於世而不知其去道遠矣至宋河南程氏考亭朱氏者出而後斯道復明故三賢者悉得從祀而其先世皆出徽郡見於載籍可考也令天子日御經筵非聖賢之書不以進讀又加崇孔子之祀比於郊社再脩闕里廟庭而慎擇其宗子其隆師重學有如此者宜觀風之臣有以體上心率羣

牧加惠學宮以冀治化之大成也與豈非一時之盛哉雖然求孔子之道必自程朱始矧其故鄉大聖人嘗辱臨之則凡學於斯者可弗敬乎誦其法言仰其德容力以聖賢為師而勿變於流俗言學則本於經術言政則純於王道使天下之人稱其淵源為有所自慕其過化為有所先則庶幾無負於盛世君臣相與圖治興化之心不然廟學之脩直觀美焉耳於道何有哉走本邑後學且程氏遠裔故竊誦其所聞以告來者王公名恕正

統戊辰進士起翰林庶吉士至今官公忠體國為時名卿妻公名諴黄公名傑皆成化丙戌進士通敏直諒如一人焉其名與位葢方進未已王君以下皆起科名歴郡縣淑慎有聲而張君舉此大役為之有道民不與聞其政益可推見云

續溪縣重脩曹渡橋記

績溪界宣歙之境環縣皆聯巖複嶺四顧渺然幾不可窮每春夏水暴作自諸山磵奔駛而出滙於縣西之曹

渡暹府治之北折迤而東以達錢塘渡東去縣若干里西去府若干里舊有橋以通往來久而傾圮有司以其費之鉅而成之艱也率因舊補新苟焉而已遇歲漲則行者病涉而近民亦恒苦於脩葺云臨海吳君珏以進士知縣事之明年以為是終不可但已乃請於知府武邑王勤同知金城張英通判南海婁琮推官舞陽楊宣諸公是之方議推材鳩工而歙之巨室殷文清者名好義聞郡縣之有是舉也願獨力為之不以勤官而役民

郡縣大夫嘉慰之許焉文清乃卜日肇工為橋若干洞高若干尺長若干丈廣若干尺石堅良制加於舊蓋首尾踰幾月而告成過者大說居者改觀以為郡縣大夫平日以道使民而民應之如此其速於是吳君走書請予記之往者予謁告馳驛還休寧道績溪適過曹渡見礱者斵者墁者畚以鍤者櫛比於水次而橋身若垂虹隱起淩空高厲予心異之蓋當是時已悉殷氏之名吳君之政與府公不遺餘力於深山長谷之中因是竚立

徘徊久之而後去然則樹石勒文以告後來俾謹嗣之實有利益於我徽人不可辭也竊聞子産相鄭而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君子譏之孔明相蜀橋梁道路無不繕治而民不告勞君子以為幾於先王之政誠以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一事之不在於民也若曹渡之橋一細事耳郡縣大夫猶急為之則事之大於此者其理可知文清一部民耳因諸公恤下之故慨然不惜重貲而圖永利與衆共之則其餘之不煩於驅使而可以理

諭又可知矣自是以還凡往來者安行其上而無厲揭之虞其官與民樂處其旁而免於歳脩月葺之擾實皆出於郡縣大夫之經度而殷氏之力居多焉豈可不知所自哉是宜記殷之先有雄甫者當勝國時𢓜臨溪橋及築良於竭于績溪民至今便之國朝永樂中臨溪橋壞雄甫四世孫執中五世孫雲訊相繼脩復景泰中丁歳饑雲訊之子伯禎伯祥輸粟千石助官賑民受冠帶之旌既又伐石砌郡東路二十餘里鑿井建亭割田置

守而文清則伯祥之子也亦嘗致名焉於邊受旌于其父其累世好義實有可以勵俗者因附著之

趙氏祠堂記

禮之廢也祭為甚葢中古以來諸侯卿大夫率無廟以奉其先人而況其下者乎至文公朱子制家禮易廟為祠堂使事力可通乎上下而禮易行然當時僅講授於師生閭里之間其說未廣也我文廟頒性理諸書嘉惠臣人然後家禮行天下三二十年來卿大夫家稍垂意

於禮而士庶閒亦有聞焉豈非禮教之不易洽而然與常熟趙氏世以產雄其鄉至德巽君益讀書好義乃遵家禮之制立祠堂蓋凡慶弔之節自是有所據而可行親疎之族自是有所萃而不散祠堂立而趙氏之世望日著家範日嚴禮之有益於人也如此德巽君卒其嗣子璧既以奉祧而遞遷之來請予記予聞報本追遠民德斯厚富而好禮君子所難以一祠堂言之材木瓦甓之工不足以侔燕居遊榭之後籩豆罍爵之儀不足以

齒建齋設醮之費然世之人恒樂為彼而不為此則賢不肖何如哉古禮之不可復厚俗之不可挽有由然已若趙氏父以禮倡其家而子率之豈非賢哉其將識我先皇以禮迪民之意而遂能起廢於一家者乎由一家一人而占之海内庶姓則夫甄聖化而興起者將幾人焉是誠不可無記雖然禮有本有文趙氏之祀必世守之器服之等威祼獻之節度以時而加葺之久且習焉不患其不文也若本之弗察則亦何尚於祠夫孝敬祭

之本也孝無悖於德敬無斁於禮則上世罔不歆假後人有所持循君子嘉予之而鄉黨取法焉其斯可矣趙氏子孫尚勗之哉趙之先汴人隨宋南遷占籍於常熟之雙鳳鄉令祠所奉者四世曰子安曰孟吉皆隱德弗仕曰文敏曰德巽皆用恩例得冠帶復其家至璧而彦益充尚義彌篤授官承事郎比命士云

續溪縣城隍廟記

明有禮樂以維民生幽有鬼神以司民命此亘古及今

不易之理也我太祖高皇帝一海内正疆域設官守即大正祀典而城隍之神著於令甲曰廟必視其郡邑之廳事高廣為差郡守貳邑令佐必先誓於廟而後視篆有事于山川則載其主以合食於壇有事於厲則位其主於中押羣祀焉凡誓廟之語祀厲之文皆出高皇帝所親定惓惓於禮樂幽明之間其大㫖則惟欲神人合德以為民福而戒夫人之不職者獲罪於神為民病也走嘗敬誦之而仰嘆曰嗚呼嚴哉徽之績溪故有城隍廟

在邑之東北隅歲久而敝前令佐雖以時加葺之然莫有任起廢之責者晉江江君復來為丞累攝令事約已惠人知祀典之重迺以新廟倡其民民翕然應之富者樂助以貲貧者樂効以力會進士臨海吳珏郭紝前後來為令同寅協恭政以大洽而典史江津程剛又克贊之遂作中堂五間以奉神又作東西廊為堂之翼作内外門嚴堂之限凡龕坐几案之設法所宜有者靡一不具經始於成化乙未冬十二月訖工於壬寅春正月為之

以漸而人不勞費不乏蔵事之旦神用顧歆於是其士民因予族姪鄉貢進士傅來徵文記其成走考之城隍之祀不經見葢萌於唐而漸盛于宋元先儒嘗疑其祀與社為複者然竊以謂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並列之為六府所以重民之食也若城隍與社之祀隨所在而各致其隆豈非重民之衛乎夫中霤門井之有功一家坊水庸郵表畷之有功一鄉禮尚祀之而況高城深池之有功於一郡一邑者哉我高皇帝以大聖之德為神人主而

當制作之任一令之行一禁之止諸侯服采百神效職首舉城隍之祀而貴之使與郡邑長吏分幽明之治禮以義起遂為著令則令有民社之寄者亦惟仰遵聖訓求盡其職無愧於神而福其民人斯為善乎雖然古之善言治者其從事於禮樂幽明之間有本有文嚴飾其廟貌整潔其豆登者其文也律已以公而祛其私舉民以直而措其枉者其本也本末兼盡神人相孚而後可與遂民生立民命大聖人制禮恤祀之意亦庶幾其弗

畔也有事於廟者可不敬歟江君為績溪將九年嘗新其學宫凡興利除害有裨於邑政者猶多以非與祠事玆不著

休寧汊口世忠行祠記

古忠臣烈士有儁功大惠於世有國者必崇祀之著於令有家者常祀之外亦別有先祖一祀著於禮禮法並行不可偏廢而況有儁功大惠於世者置弗祀之可乎專祠矣而復祀於家則褻置弗祀則簡於是中古以來

有行祠之設卜地爲之其制視公祠則殺視家禮則隆亦猶民間不敢僭稱社稷而曰義社也我新安程氏之先世祖雲麾將軍忠壯公諱靈洗嘗手殪妖蜃以脫居人於墊溺又嘗起義兵拒侯景以全活其民人於僭亂其後事陳長握重兵居上游戮叛將郤戎虜其功益著而惠益宏其沒也鄉人思相與祀於故居篁墩有禱輒應自宋以來列之祀典號曰世忠之廟國朝因之公子孫最多散處郡之六邑又蔓衍於旁郡每一聚處不下

數十千指輒為公行祠便祇謁由是公行祠布東南若休寧汊口者其一也初公子開府威悼公文季代領父衆死節於周十四世孫御史中丞都使公澐唐廣明中復起義拒黄巢世守東密巖事載郡志東密巖者距汊口最近中丞十四世孫端明殿學士贈少師珌宋嘉定中倡休歙族人捐田入篁墩廟每歲合一鄉六社之人迎神至汊口祀入元以遠弗便端明三世從孫中山府判顧學始倡族人作行祠於溪西幹龍山元季兵燹祠

漸以奬國朝宣德初中山從子賞延從孫安等改作於武堂山久之又以禱祈弗便仍葺舊祠妥神規制弗稱乃成化已亥冬賞延三世從孫隆明請於其從祖弁鳩工重作廟貌始嚴以備不簡不褻隆殺得宜隆諸弟隱充又議以威悼都使兩公實能嗣忠壯之遺烈威悼嘗侑食篁墩都使又汊口始遷祖於是充作威悼公之像於左隱作都使公之像於右祠成以記來請敏政嘗以會族至汊口得伏拜祠下諾而記之嗚呼古忠臣烈士

祠於公者其家或無宗譜之可尋蓄有後者其名又非祭法之所載求其有儁功大惠進受國烝退享家之饋食至千有餘年之久如我公者世豈多見哉自玆以往合族於是則昭穆益明而宗祊不墜有禱於是則雨暘益時而粢盛不乏肹蠁之所通流澤之所被靈一家而及乎一鄉福雲礽而及乎異姓則行祠之設不懈益虔遂將與篁墩之專祠相高而起廢之功嗣葺之歲月固不可無述也

祁門善和程氏重脩報慈菴祠宇記

人能致其子之孝者必慈慕其親之慈而求所以報之者必孝慈孝立則百行從之人道成而世教興民俗厚矣觀吾祁門善和程氏所謂報慈庵祠宇者有感焉按譜宋南渡初有處士諱犹者娶余氏卒葬所居和溪之南四子伯源伯椿伯彦伯祥立墓祠用以奉祀紹興十七年上其情於朝特賜額曰報慈葢嘉其孝云譜不載處士夫婦父子行事之詳獨其子孫守報慈之祀至今不

哀意非慈孝之德勤其身教成於家而足感人者烏能
然哉徽之程氏皆出晋本郡太守元譚之後太守十二
世孫是為陳將軍忠壯公靈洗忠壯十四世孫是為唐
御史中丞都使公澐都使長子唐户部尚書仲繁别居
饒之浮梁尚書曾孫宋中奉大夫令涯還居祁門善和
里處士則大夫五世孫也伯源兄弟嘗推始遷之義列
祀中奉以下諸祖於報慈入田以飯僧每歲清明蔵事
則燕享以合族蓋三百年矣諸房子孫之生毓者日蕃

菴之傾圮田之朘剥者日甚天順中處士十三世孫顯
韓府左長史顯以致仕歸慨然倡族人復劃田隷菴中
以成化庚寅大新程氏之祠功未究而卒從弟廣東按
察副使宏子河南左布政使泰又本其志并新其菴住
山僧真瑞以其徒世食於程氏亦効力焉落成其族人
以予同出都使公後俾長史諸孫儒學生旻等具始末
請記嗚呼慈孝之德命於天性於已固不繫菴宇之廢
興然目覩夫先世丘壟之所在衰徊過之漫不加省則

孝子慈孫固有不能契然於中者矣此長史公兄弟父子一倡此舉而族之人爭先應之者乎秉彝好德之心不謀而協固如是乎繼自今始凡有事於斯者篤先世慈孝之行而毋忘乎興廢起墜之功善之所臻將由一家以及一鄉民德益厚而程氏之望益著乎舊傳處士之配實丞相汪公伯彥夫人之姪故因丞相之請得報慈之額謂程汪為瓜葛有無不可知然考之史紹興十一年汪已病死至十七年始請菴額上距汪之去世已

六年且處士既汪公内姪之壻乃名其子為伯彦誠有不可詰者竊意伯源兄弟以布衣而捐田剏菴以報其親雖於道未有聞其孝誠自當有動乎上之人者其非出汪公之力益明甚因并及之

休寧山斗世忠行祠記

惟程氏之先望廣平始趙忠誠君嬰再望新安始晉本郡太守元譚而盛於陳将軍忠壯公靈洗忠壯廟食於郡號世忠其十四世曰澐唐歙州都知兵馬使守東密

巖有全郡之功子孫散居休寧四世曰廸宋主夲縣簿有及民之恵子處士思明定居縣西南六十里下宅林更其地曰山斗聚處五百年無兵燹之罹雲礽四千指無遷逐之譴然歲時追祀其先合食其宗展敬修睦之地隘莫能容景泰甲戌處士十六世孫天方治方慨然與其羣從子遇霖英蔭應宥相地於所居西北雙溪之上作世忠行祠負庚向甲為地四畒有畸卜於神以吉諆于衆以協鳩金庀工為中堂五間奉忠誠太守忠壯三公

嚴所自出也都使祔於左尊大宗也處士祔於右重始遷也未畢工值歲大侵五人者相繼物故迨成化戊子治方之子宗興天方之子宗振宗雲英蔭之弟紹宗遇霖之子存剛存繹以先世棲神之所剏其始不可不究其終再倡其族為東西兩廡各三間以藏祭器前堂五間橫舍十二間以序團拜門屋七間鑿其旁以居守者又為堂於橫舍之旁各三間以奉鄉社蓋自甲戌抵戊子閱寒暑十四更歷祖孫三世然後祠克大成先靈以

妥衆心以萃若山斗程氏之敦本繼志在吾宗豈多見哉走於山斗同出都使公後壬寅之春以會族至焉覩其地則山水蔚然峙者如斗流者如帶精英翕聚風土厚完曰此非我程氏之所為奠居者歟拜其庭則祖宗赫然定國者以勞勤事者以死史策昭彰冠劍如故曰此非我程氏之所為受祀者歟燕其堂則昭穆秩然老者坐少者立情洽而樂禮成而散曰此非我程氏之所為保族者歟蓋走所見世忠行祠其境之勝與其家法之

可觀誠未有過山斗者於是遇霖季子存緩具祠事首末與群從永堅天相等來請記嗚呼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先祠之立豈徒云爾撫宗祊之再興仰前脩之不易為子孫者尚思勉焉學以致用為良臣俾忠勲著於國耕而隱處為良士俾孝弟成於家則庶幾山斗之名世忠之祀相為無窮而程氏之澤未艾也若夫榱宇高廣丹堊焜煌鐘鼓在陳豆登維旅以取足於事神奉祖之間則觀美焉耳豈所望於故家文獻之後者

哉

休寧重脩二程夫子祠記

走少於程氏譜中得雲峯胡氏所為兩夫子祠記讀之即慨然有起廢之志而力未能也成化壬寅春既先襄毅公之服因發書以告廵按侍御上饒婁公婁公復書許之然切懼空言無益於事實乃考訂兩夫子家世南北遷徙之詳以授教諭莆田楊君元伊與諸生吳超孫兆輝等上之縣時安成歐陽君方受命來為令諸務未

逞獨以此為興道善俗之首事即上之府府上之行臺行臺遂以公移下郡縣脩復之歐陽君之得請也與走躬相地於大成殿東得鄉賢祠遺址稍斥之廣五丈有畸長如廣之數而倍其半庀材召工擇縣之殷實者四人曰金希傑閔士拱蘇文章汪奉干俾與耆老蘇文夏文雅日監莅之諸人者能嚮風承德節縮浮費以畢力於公家中為兩夫子專祠四楹又別為遺愛堂列祀宋丞相呂公大防而下又別為鄉賢堂列祀唐御史中

丞程公澐而下榜其門曰企德像主之制龕座之飾既
堅既好靡一不具肇工於夏六月十七日訖工於冬十
二月二十四日歐陽君率僚屬暨師生行釋菜禮告成
衣冠父老遠近畢集以為希闊盛事復見於令咸舉手
相慶走惟兩夫子倡明斯道於河洛之間從游之士比
隆鄒魯然獨龜山楊氏以江南諸生號稱高弟兩夫子
嘗送之歸而有道南之嘆蓋龜山三傳得文公朱子於
吾郡之婺源則兩夫子道學淵源之盛在新安久矣攄

程氏譜兩夫子之先本陳將軍忠壯公靈洗之裔見於歐陽文忠公碑至宋南渡而伊川先生子孫悉居池州一遷休寧休寧陪郭之程互嘗繼絶馬先祖守建康立明道書院又擇於池州房使奉明道之祀當時録蔭之制牒繼絶之公移文公草廬諸賢之書劄題識具存則兩夫子流裔承傳之真在新安亦久矣夫為士者誦遺書而不知其師為後者奉墜緒而不知其祖是雖典籍滅裂於回禄之餘人物銷鑠於兵草之後而亦不考之

過也今廟貌有嚴俎豆載興仰焉臨之以宣聖之尊俯焉重之以諸賢之侑凡生於斯學於斯宦於斯者可不以兩夫子之道敬自勉乎敬勉之而有得焉則庶幾新安之名重有聞於天下而此祠為不徒立也已雖然是舉也非婁公心主於上非歐陽君力任於下則亦有不能相須而成者是不可不記之以告後來婁公名謙與走同舉丙戌進士最有志於正學奉勑董學政於江南所至以表章先哲為心足占其所養歐陽君名旦辛丑

進士以春秋魁鄉試及禮闈葢通經學古之士故為政知所先務如此

唐歙州兵馬先鋒使程府君墓記

府君姓程氏諱南節行萬二其先自東晉新安太守元譚賜第歙之篁墩子孫聚居積久彌盛至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遂大顯於梁陳之間忠壯殁而為神廟食至今十四傳至府君之考諱澐唐歙州都知兵馬使東密巖將兼馬金嶺防拓等事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母夫人趙氏生三子府君其季也唐乾符中黄巢倡亂府君佐父起義兵保休寧東密巖以拒羣盜捍鄉里每戰必為前鋒賊畏憚之時陶雅為江南都招討使開府於歙承制授都使公父子兄弟官爵俾分屯要害為行營聲援由是羣盜次第削平府君之功居多府君歷官歙州兵馬先鋒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領軍衛大將軍上騎都尉嘗自以一軍屯休寧遂定居縣之陪郭天祐中甍與夫人

曹氏合葬縣東南三里許壩裏之原負巳面亥子一人曰宣行文一葬縣之東山失其爵位自文一公四傳至宋開州團練使贈太尉全有孫三人曰帶御器械永正以官居杭州曰格齋先生永奇曰鄉貢進士永彰格齋子將仕郎瑜當紹興經界嘗畫正府君之兆域鄉貢七傳至元處士峴當延祐經理又倡族人捐田以贍府君之塋將仕之後嘗與伊川先生子孫從南渡者通譜互相擇繼蓋七傳至萬戶追封安定侯忠愍公國勝則敏

政之高祖也又三傳至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襄毅公信則敏政之考也上距府君十九世矣距府君之葬五百六十年矣考程氏贍塋録至元九年嘗有不肖子私鬻墳山於汪氏厥後程汪聮姻乃取贍塋支費贖之以歸國朝以來墓鄰有曹吳王金四姓者復相紿售叢葬墓之四隅於是敏政兄弟又以價贖還餘山之失業者以絶爭端并勘明其兆域而助以棺殮之資俾舉其侵瘞者以去惟府君為我陪郭程氏傳業起家之祖子孫

不下二千餘指顧其劍佩之藏乃一再侵於異姓守奉弗虔致驚先靈豈非嗣世者之責歟敏政不揆合諸房子孫樹表墓前大書其爵位又礱石墓上追記其世次履歷之祥如此俾後來者相與謹之以毋自陷於不孝之罪凡經理墳山畝步字號悉附著於石陰

德興瀘口程氏世忠行祠碑陰記

惟程氏先世祖陳將軍忠壯公廟在新安篁墩者宋賜額曰世忠蓋以公為趙忠誠君嬰之裔而其子都督威

悼公文季又為將死節於周也德興瀘口故有世忠行祠在瀘川書院之東始建於裔孫宋嘉興推官良祐加葺於登仕郎可大再葺於今鄉貢進士崧之父永寧與其諸族人之力初登仕君議以忠壯十七世孫唐檢校刑部尚書涇原節度使贈司徒宗楚會諸道兵討巢賊復兩京戰没有大忠勲於國家實始遷德興之祖司徒生金紫光禄大夫行饒州司馬勛總鄉兵捍衛饒信三州傳其子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彦光兼守銀山鎮再傳其孫指揮將使克柔兼守白沙鎮凡三世有功德於鄉邦將使又始遷瀘口之祖乃定著以忠壯為專祠而以司徒金紫銀青將使四公侑焉始建祠事具裔孫宋黃梅縣簿遊之記而登仕與再葺祠事未有記者貢士君以會族至休寧請書其碑陰惟縣簿公發揮忠字之義已詳不容復贊於世字之義疑有未盡者因掇拾而申之曰嗚呼甚哉世其忠之為難也昔裴矩佞於隋忠於唐一身反覆且不自保而況於

世乎石碏忠矣叛生於其子霍光忠矣弑出於其妻一家乖戾且不相知而況於累世乎若父傳其子祖詒其孫有靖寇保民之功有危身奉上之節至於累葉而不渝則自秦漢而下求如程氏者可數也上之人寵嘉之亦豈私於程氏者哉所以風勸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大矣貢士君父子生百世之下慨仰先德倡其族人再新祠宇使有所據以奉烝嘗序昭穆非寤寐興起於百世之上者其能然乎是宜識其歲月以告來者然竊聞

之穆王之命君牙曰世篤忠貞大雅美宣王之臣韓侯申伯尹吉甫南仲必本其先世忠勲為言誠以繫君父之倫明家國之盛非示誇詡也為程氏子孫者可不勉歟繼自令始守其家法無愧於祖考之烈如史冊之所載者又進而求諸古訓無愧於聖賢之業如詩書之所稱者則其有光於此之祠也不既大乎

程氏貽範集目録後記

右程氏貽範集三十卷敏政之所編也甲集第一至第

七卷為王言及公移間附以識跋之文則以事相聯屬勢不可分也乙集第一至第二十卷為行實傳誌碑表之類亦間以記序等作附焉丙集一卷為像贊有未備者稍以奠章輓詞之類補之丁集一卷為譜辨訂其異也戊集一卷為譜號要其同也初敏政最究心譜學嘗請於先襄毅公會諸宗族積之二十年理涓伐舛得可會者四十四房定為統宗世譜二十卷刻梓以傳又嘗見文簡公所序世錄有貽範集之名竊意當宋盛時此

集為程門大備之書更代以來亡矣心誠惜之因廣蒐博采追成貽範集一百卷顧其篇帙浩繁事力弗及乃先掇其要且益以諸房所藏者為五集如右集各為卷目而虛其尾者以俟後賢之有續未敢取足於此也行實如傳誌碑表多互見惟舊闕而新有所得舊誤而新有所訂者録之禮以諱事神而於王言則名尊君也史傳公移則名示不敢私也凡訂誤出於不肖一得之見以按字别之其在先正文字下者分書示不敢専也

繕寫成秩以告諸先廟嗣刻之以輔世譜而傳焉嗚呼家之有範猶國之有典乎臣人於國而能守其典則忠子孫於家而能守其範則孝舍是皆世之所大棄也惟我程氏其先仁義之德文武之功性命道德之言所以貽後者甚遠殊方異姓且誦法之而況氣體之所傳祠墓之所在家乘譜牒之足徵者如是乎凡我後人奉前烈之餘矩其必上思所紹下思所述以求不失乎文獻之傳庶幾此集此名為無負哉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可不勉歟

休寧縣方興寺重脩記

新安舊志休寧在前代寺額之可見者不下四十餘國朝洪武初悉釐正之休寧所存者普滿建初方興寺及仁王院號四叢林以諸小菴院分隷焉惟方興所轄嘉祥富昨等十餘處比三叢林為多夫上通名於有司而下有聽令服役之人遇事則具文移受成於官府隱然吏民之職也率其徒從事於佛教執經請業而考其成

有弗律者罷遣之截然師生之義也夫如是則令甲之
所存或不幸而有水火之虞勢固有不得不興者哉方
興寺在縣南三十五里臨溪街街分上中下居民數百
家而寺當上街之上予嘗往遊焉汶川帶其前汹然有
聲以下合於湔源之水東峦巖峙其後絕壁如城上方
廣有唐御史中丞都使程公澐起兵拒黃巢故壘竊意
其山川靈秀之所鍾必有攸在則寺之神將保境禦冦
之時有效靈協順之舉故數百年來出入兵燹之交而

巋然獨存者乎寺有鄉先生宋左史呂公午所題鐘銘端明程公珌所撰碑記左史嘗攻史嵩之端明以經授理宗皆一代名臣而於此寺不恡於執筆惓惓如此將其神亦或當水旱疾疫之災虫虎螟螣之患鄉人固有禱焉而荅之弗爽者乎寺嘗兩厄於回禄住山普雲上人者皆以獨力成之中為佛殿翼以兩廊左右為真君伽藍二祠後為法堂丈室與凡倉庾庖湢之所供罷像設靡一不具又自劃田若干畝以助嘗住節縮浮費用

成僤觀玆殆無愧於吏民之職者耶予又聞雲事其師勝公最孝勝抱疾久雲奉之無倦色其卒也哀毀過禮玆殆有聞於師生之義者耶嗚呼世降俗偷士號讀書知禮者或悖其所事有官守者或視其治為傳舍漫弗省以貽艱於後來彼浮屠者何所授亦何所藉而兼有之則雲之精脩苦行固叢林中之難得者歟雲汪氏子與予宗人逸民游最善因為之請曰願一言以示來者夫以玆寺之神與山合靈為民福甚遠疑禮之而不為

佞與之而不為佞書之而不為誣又況吾先世之嘗徼惠於斯以成戡亂之功者乎遂不辭而記之若寺之廢興在先朝者自有金石之刻可互考兹不贅

嘉興縣東塔寺四進士題名記

嘉禾郡城東有寺曰東塔其境幽敻無塵鞅之擾而有園池竹樹之盛可以業進脩備游息蓋君子樂之而喜紛華者所不屑也郡人包君汝調以歲壬午領鄉薦與其弟汝和讀書寺中戊子汝和薦于鄉遂與汝調同登

戊戌進士第汝調之外兄曰陳君明遇以歲辛卯領鄉薦亦與其門人常君汝仁讀書寺中庚子汝仁薦于鄉復與明遇同登辛丑進士第葢包君以兄弟陳常二君以師生藏修于是游息于是者首尾二十年以次升于鄉而舉于天子之庭棣蕚相輝衣鉢相承實一郡衣冠之盛而肇跡于東塔不可無紀於是伐石題名以來告者會陳君受命出佐新安以記為屬予惟士必有堅定之志然後可與有為夫其進遊于庠序而退屏于無人之境却家累遠市囂

相與切劘其所學而一不以世故嬰其心者豈必於富貴利達而為是汲汲者哉學之不篤則見之不審用之不弘雖得儁于一第而處己接物居官莅政之間失所據而士非其士者多矣傳曰凡事豫則立又曰非静無以成學其斯之謂歟昔宋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山僧舍斷虀畫粥以自勵其後卒成峻功建大名説者謂三代以下人材未有踰范公者跡是觀之世豈可以無志而偃然以士自名者哉嗚呼處江湖之逺則憂其君居廟堂之

上則憂其民此不易之論也今四君子者或進位朝省或出領郡邑名位之來若水涌山出蓋未可量而皆不忘其藏脩游息之故地其不忘初志從可知矣後之人指其名數其實使嘉禾之東塔與范公之長白遂相望於百代之上為士之美談豈直一郡之盛而已乎予又聞之唐常肇登第後偶題名於慈恩寺之鴈塔遂成故事而肇之名未有聞意皆出於一時之矜詡非所望於志士者故不援之以為例也包君兄名鼎弟名鼒陳君

名良常君名麟居同里業同經是為記

旌德縣重脩王山禪定寺記

寧國舊宣州也山環其四境多古蹟其在屬縣旌德六十里者曰王山禪定寺據其麓地非孔道幽夐靚深有林屋之樂無俗鞅之擾䊸始宋建炎中久而益隳舊石刻漫漶不可以句故其蹟泯焉國朝正統中有欲振之者以其費大而役繁也中沮景泰甲戌縣耆宿呂昱等以新安釋以顯方住旌德甘露寺知足以謀力足以任

且其地於禪定若東西鄰乃往語之故議以克合以顯使其弟子普智相與募而圖之鳩工庀材不日雲集拓其趾宏其規中作大雄殿以嚴事佛後為方丈以居住山旁為兩堂左以奉給孤長者右以奉達磨大師像設莊嚴門墻堅好法所宜有者細大畢具至天順甲申十年矣而功始克究縣大夫以其成之難也不欲以畀匪人事傳京師成化壬辰釋昌聰承檄而來居久之羣行胥服邑人大歡山若增而高境若闢而新以是役之不

可無紀也謁予記予覯元之終業所在兵燹城邑為墟弦誦之聲不復有聞而況釋子之宮乎天命真人起兵渡江首開府太平以寧國為輔郡由是樵者蘇仆者起山川草木咸被其澤故雖一寺之微一僧之弱有所恃而幸存若兹山者豈非高皇帝之賜哉事宜託聰號大愚本旌德世家子入大慈恩寺禮妙勝惠濟國師及僧録右街雪峰上人所與者皆一時中貴人勢可以富貴而不屑也幡然來歸處於兹山之下粗衣糲食與猳烏為

伍其清脩苦行可與厲世之湛酣者亦宜記嗚呼後之人居其成功而念其難也尚以聦之心行為法謹嗣而慎守之以無忘天地之德其庶幾乎鄉燈之續衣鉢之承寺與山俱境以人勝不然則雖有脩廢補墜之功覯美焉耳於其法何有哉

篁墩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尭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篁墩文集卷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記

婺源胡氏明經書院重脩記

婺源縣北三十里地曰考川胡氏世居之胡之先曰昌翼者嘗讀書其所居西山之麓唐末舉明經遭亂不仕終其身鄉人號明經府君署其族曰明經胡氏習稱之至今元皇慶中府君十四世孫龍泉簿淀曁其弟承事

郎澄即西山故址建屋捐田以教養其族與其鄉之人聘其從父雲峯先生炳文入主教事得予額明經書院隷有司而草廬先生吴公實紀其成計一時弦誦之盛葢甲于東南元季書院毁于兵經殘教弛者百二十年府君二十一世孫令鄉貢進士濬慨然思興復之族之人亦恊謀捐貲以應之者既相與言於知縣丁君祐教諭陳君簡上于提調學校御史婁君謙廵按御史胡君漢咸嘉予之而亦樂出俸金以賛之者乃卜日鳩工集

材中作堂為講道之所左為祠以奉雲峰先生右為室以居諸生之肄業者前為門屋繚以周垣經始于成化庚子九月朔日落成于丙午十月望日釋菜之辰衣冠畢集山川改觀草木增輝而明經書院一旦復焉不替益隆矣濬與其族之人將圖所以永之者求續書之走嘗以事至婺源見草廬先生之記刻尚存疑非後學所敢僣辭之再三弗獲則掇拾所聞於父師者以告曰嗚呼道原于天性于人具于聖人之六經經也者聖人脩道

之教而人所以為窮理盡性明善誠身之學者也自性學既微六經常為空言于天下凡師之所以授徒上之所以取士者亦徒曰明經而經反晦者千餘年至宋兩程夫子始得聖學于遺經紫陽夫子實嗣其傳其說經以詔來學於易於春秋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四書所以為治經之階梯者又皆煥乎炳如無復遺憾夫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知明經將以復性而足致夫體用一原隱微無間之

極功田視夫託空言以矜口耳釣聲利於一時者其侮
聖叛經亦云甚矣嗟夫六經明晦而世道之隆汚繫焉
洪惟我朝一以明經用人養士而不雜以他道永樂中
又表彰六經及程朱之書嘉惠學者列聖惓惓思得真
儒以佐化理經之明固有日乎惟程朱之先皆出新安
而朱子又婺産也雲峰先生近私淑之其家學淵源既
有所從來而書院又昉於此乎後之為師為弟子者其
勿墮於俗學之陋為應世之資必窮理明善以求經之

明盡性誠身以求經之所以明將見真儒復出于程朱之鄉淑其身以及人躋斯世于唐虞三代為天下先則明經書院之立為大有功於世教也豈不盛哉走鄉之末學竊有慕于明經之風不敢不勉故輒書之以附草廬先生之後既以自愧亦以自幸云

西湖聯句詩卷後記

予自歙北上京師道洊洊之仕而顯者多故人或同年友坐是為湖山之遊無虛日憲副張公廷芳獨以行部

吳興後至廼以三月三日復請予入湖而約大參左君時翊憲副李君若虛僉憲江君廷緒與俱維時春雨未收湖光荏苒樓臺出沒于烟雲杳靄之間魚鳥翔泳行歌相答蔚有殊意殆蘇子所謂晴好而雨亦奇者非虛語也因請與四君子聯句用紀勝遊約人起一句次第為之當五章而廷芳若虛吟興俱鋭必以十為期遂自蘇堤上孤山踰六橋問靈芝寺憇藕花居抵淨慈寺而返城門燈火相望而吾詩十章無弗成者於是四君子

請各書一通藏之俾予記其事於簡末惟古人以上巳脩禊於水上而蘭亭之會風流至今莫有繼者今茲之會本以為祖道而設適當其時景與心融言由趣發有不自知其所止者亦豈非一時之勝哉廷芳家山西時翊若虚家江右廷緒家蜀而予家歙其所居甚遠四君子者或佐于藩或佐于臬典兵守司學政各有分地而予亦将有供奉之役于館閣之間宦轍甚異乃得尋一日之樂於湖上其酬酢也無嫌其笑談也無忌情雖友

明親若昆弟則此遊誠不可無詩而此詩誠不可棄也他日宦成或分陟各方或進陟臺省而予幸竊禄散地時展卷讀之如即其景見其人雖不能無聚散離合之感而考切學問激勵功名之心隱然溢於言外則是詩也又不獨若留連光景者而已

遺愛亭記

成化丙午秋有詔徵諸進士之為郡縣有聲者知休寧縣事安成歐陽君在選中惟時縣之士民悵然如失所

依庇將請于上攀留之有言于傍者曰聖天子起衆賢以佐化理霈膏澤于天下君等進用則吾人之幸方有大焉顧可以一邑之故而久勞賢者于外哉於是相與拜送君于縣東門外即其地為亭礱石其中載君之蹟走書京師請予記予縣人以憂家居目君之政誠有大過人者不可以譾薄辭蓋君之始至也麥秋未卜而雪下盈咫民大驩曰天其或者以賢侯福吾人哉相與號曰隨車雪播之詠歌而歲連熟野無荒萊民無流殍蓄

老備凶咸以周鈌君性明敏視篆才兩月而決訟百餘
皆犁然愜人心且主於厚風化崇禮讓雖素譁與強不
義者亦退聽無後言賦冊之上君所部獨親覈不以屬
吏其等差雖有常制而君每稱停之不少徇曰民命所
繫也繳治萬山中盜無從起即起無不獲而近世長民
者務姑息盜以滋蔓無敢發者君毅然因其發根治之
獲二十餘人惟黠者逸其二益嚴捕斬之令卒獲之乃
已瀦其居而隣境亦輯無夜警焉其他若行鄉約之禮

防回禄之變禁息女之戕規條戒飭皆可為法踰年政成乃重新學宫政餘坐公館進諸生相與講授而縣人知君用春秋魁兩試多遣子弟入學君益發燈火筆札之費佐之二程子先世本休寧舊祠淪廢君復作于孔殿之東考鄉賢自唐御史中丞程公澐而下二十人名宦自宋丞相吕公大防而下十六人為兩祠且言于朝著之祀典又表章宋孝子查待制及尚書金忠肅公之墓以風鄉人治益閒暇乃更以餘力考訂縣志若干卷

梓行甫成而君被召不可留矣予每以古循吏之名見于史者不多得而中世以來號能吏者多刻覈號儒吏者多迂踈去古益遠若能者無刻覈之為儒者無迂踈之弊皆吏之難也而況焦之若歐陽君者哉使世吏皆歐陽君而民生有不遂士風有不興者鮮矣令君進于朝將有臺憲之擢振華履亨自令伊始其功名與之俱升則所謂吾人之幸有大焉者不有驗于異日哉山川相望輿馬交道過而誦其事者將不慨然有感於斯曰

此百世之甘棠所在盍相與謹之則一亭雖小而風示乎四方之為令者大且遠矣君名旦字于相其先與文忠公同所自出即休寧之政可以得其為人作亭甓石皆縣人之志而任其役者耆老汪彥從金希傑蘇文彰輩具其蹟者儒學生吳文蔭陳鰲事得附書

文會軒記

儀賓易水王君司言構一軒于賜第之東偏其廣不踰丈廡其四窻而欄檻其兩傍以待坐者其前後皆嘉木

翠竹晻藹而靚深隅以葦樊帶以疏畦有山林蕭散之趣蓋不知闤闠之為喧戚里之為華也司言好文學喜交遊日從搢紳大夫觴詠其中因題其楣曰文會或曰文會者孔子勉人進學之意今司言已貴矣固無待於學而所會者又未嘗從事乎脩詞誦法之間也予曰不煩於此而有得於彼者其善學乎斯之所來會者率賢人君子所聞者多嘉言懿行閑然以謔而不為虐陶然以醉而不為湎雅哉其無齷齪之言達哉其無矯飾之

容則司言取友之良樂人之善所薫炙以成其器者將不可勝用矣學止於修詞誦法而已哉司言之父青陽令君本太學知名士故司言有得乎家庭脫紈綺之習而敬章甫畧金紫之貴而慕真率雅歌投壺不知聲伎之為工蔬食豆羮不知粱肉之為侈由是士林愛之日與之游而不厭也宋駙馬都尉王晉卿讀書能文與蘇黃諸名公相友善世傳有西園雅集之圖其一時賓從之盛尚可想也司言於晉卿姓同貴同所好樂亦同惜

文會之說無蘇黃者為發揮之而諉之於予予安能使斯軒如西園之不朽也哉

臨安縣牧愛橋記

成化辛丑之秋鄉進士古歙方君早廷授知臨安縣事臨安蓋杭屬之一邑君之至也歲比不登官政多廢而民瘵未蘇君乃舉積弊而一新之撫其民使有所藉而不困一縣翕然强者以斂弱者以立而再歲乃登君曰是亦足為政矣間出勸農于縣東一里許見民之病涉

良若進而問之則對曰此為長橋之地上通宣歙下接餘杭大溪水自天目而下勢駛且延昔人以長橋名地而實無橋或架以板或濟以航因陋就簡而莫之顧者君停車憮然久之時有竹林橋亦且廢矣君乃中分縣之殷實而好義者諭之意俾會工計材以圖兩橋橋可以興事則又懼董之者有所剥削其中而敗吾役俾矢于神而後即工時親往督之以稽其力之勤惰與其工之精觕者經始于癸卯之夏落成于甲辰之冬而長橋

以成為石洞凡七既好既堅官不以費下不以勞而舉盛事成偉觀于久廢之後也甚易非君有勤政恤民之心蓋不足致此於是臨安之民駱瑾等感君之惠甚大請以牧愛名是橋琢石其傍而以記請予徵之地誌臨安實吳越王錢氏發跡之鄉釋老之宮相望于境當時縻費以重困民者不啻鉅萬將頽而拯之已隳而興之又出於後世之所謂良有司者不無也顧一橋之役所以病者甚久而無或容心焉何哉聖學既湮王政不作

士之莅官者徼利益為身計而莫與恵人謹簿書覬官資而莫與力政其有慕于彼而怨于此無足怪者若方君之於臨安法所當為者次第舉行不遺餘力又以義倡其民而民樂應之不惑於流俗之妄而有得於先王拯溺濟涉之遺意其賢於人也甚遠是宜書之以續於地誌以告後之為縣者俾繼其志而加葺焉竹林橋者在縣西一里許為石洞凡九其役與費不下長橋事宜得附書君與予同出新安故永樂進士湖廣參議懋德先

生清德正學可方古人最名有家法而君又濟之俊奕之資通練之才故施於有政可觀如此名位所到蓋未艾云

具慶堂記

績溪處士胡君以德嘗延師於家塾以教其三子甚嚴曰是或當有成者間得具慶堂三字因揭之楣間蓋隱然有取於進士登科録中語也成化癸卯仲子文光果以一經領南畿鄉薦遂登甲辰進士第克符處士命名

之說明年文光遇恩例得賜歸省於績溪將與其兄弟稱壽於斯堂以昭其初命以記為託予聞昔者王晉公家有三槐之堂一傳而得仲子魏公卒以勲德顯樂平程氏有登瀛之閣一傳而得建陽大夫起宗卒以宦學著企之於前副之於後不爽焉何哉交力於善云爾彼誠力於善則雖無所企之而天亦豈能恝然不有以副之哉胡氏之先曰常侍府君當晉東渡來居績溪傳世既遠族大且蕃至國朝曰彥申嘗領洪武己卯鄉薦未

仕而卒蓄德不施以貽後昆其子本立嗣德弗墜而處
士益以敬正有聞於鄉與其內君聯德偕老跡是觀之
其先世之力於善也久矣以堂構取必於天而天契之
也宜矣雖然吾將有進於文光者魏公之相其君也天
下謂之大雅聞其風者變浮薄為厚重人到於今頌之
非士所當志者歟建陽大夫獲見朱子闡聖賢之緒論
朱子稱其寬易愛人而爵之崇庳又不足計非士所當
學者歟勗哉文光尚志而願學焉善其身以及人則二

親樂之享耄耋期頥之壽荷江漖貤封之寵胡氏之族益華而績溪之人益勸安知斯堂之不與三槐登瀛並稱於百代之上也哉惜乎王氏之堂蘇公子瞻銘之程氏之閣馬公子才記之高文盛事足以相當而予言不工不足為胡氏之重也

棣蕚聯輝樓記

婺源之北二舍許有地曰桃溪潘氏世居之潘之彦曰瑛者尤以力善聞其鄉兄弟四人子姪十有八人族日

以蓄而所居曰隘以圯於是本其父兄存日之志與二弟祥珏協議相地於舊廬之西以雜以闢以築以構爰作樓居四面相環以楹計者六十諏日落成而入居之高敞靚深人與屋稱其鄉之長者相與燕賀而嘉嘆曰非篤友於之義僇力同心蓋不足臻此為題其楣曰棣蕚聯輝而潘氏兄弟求所以發其義者於予予聞諸古人必有所足法而後有所名非直以資美談示榮觀而已詩不云乎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不云乎常棣

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夫其頌考室而首及於弟兄與同氣而取象於常棣則詩之意可知矣若潘氏之樓名之者得善頌之體當之者有求益之心豈不可尚也哉於戲世之人備嘗辛苦以植門戶者何限亦豈不欲其後之昌且遠也至其子之兄弟則以和而興者什一以戾而斁者什九予未始不三復經言而竊喜潘氏近出於吾鄉也雖然上焉有大衾長枕之樂見於花蕚之樓而弗克終下焉有摛詞繪句之工見於花

藝之集而不聞道所謂美談榮觀者類如此撫其名而責之於義何有哉潘之父曰炯資君生朱子之鄉而不啇以求富隱以釣名獨以耕讀遺其子故瑛祥淳朴質茂可以當孝弟力田之選珏以明經舉進士通朝籍盖潘氏之居一新而慶益宏名益著豈非兄弟以和而興之明驗也哉予於進士有一日之長故記而爲之語曰上致味乎古訓中求副乎鄉評而下視傚乎不足法者則所以爲斯樓之重當不止此承先烈啟後昆在潘氏

弟兄烏可以不自力乎

太湖縣便民倉記

安慶之屬邑曰太湖舊有便民倉在其隣邑懐寧石碑之境故尚書周文襄公巡撫時所定也倉距其邑治八十里距其邑之長寧景寧二鄉三百里征賦之期山河水涸民不勝負任之勞而轉運之際莅者請者皆不便焉蓋民數以聞其令與守而久未有所處也雲中徐君傑以成化甲辰來知府事方以民瘼下詢而盬山王侯

界適為縣新政之餘即以廩是倉之困民矣乃相地之可徙者得之石山潭去邑治三十里負山面河通舟楫轉運輸納彼此適均耆舊亦相傳周公蓋嘗属意于此因請於徐君君諏其詳曰是誠不可已者即上其事於巡撫都憲南海李公復親履其地顧瞻徘徊而吏民擁候以千計蓋疑君之尚有所持也君慰諭之而決志以命王侯掄材鳩工夯其地形繚以坊墉限以門廡每里倉各一區蒞以廳候有庋層次不紊職守孔嚴經始於

丙午夏四月落成於冬十月役人歌呼行者相慶以為積久之困一日而蠲之非我賢守令不足致此於是進士懐寧丁君榮本其父老之志請予記嗚呼私家一物處非其所則其心焦然弗寧況國之征賦民之財力所在顧可坐視而不為之地哉昔人固有改作長府見非聖門然亦謂事之得已者耳若事不獲已權其利害之重輕可以暫勞而永逸則雖怨生剌興亦不敢恤況出於民之樂為者哉獨以上下數十年歷守貳與令丞何

限視民之利病莫或究心非徐君協羣議而主之於上
王侯坐已責而任之於下求其有濟難矣繼之為郡邑
者心其心而謹葺之俾勿壞斯民之惠寧有窮已哉然
則斯倉也去思繫焉誠不可以不書亦使夫新廨宇以
圖便私飾厨傳以取悅過客興釋老之宮以徼福後來
者聞之有警也徐君起進士為刑部主事員外郎介慎
有聲王君起鄉貢筮仕即能副其守以利民皆逺到之
器而其政之可書者當不止此云

溪山行樂記

婺源大畈有隱君子曰汪鼎實氏嘗往來於鏞溪山水之間行且歌曰鏞之水兮清且紆俯漪漣兮可竿而漁狎羣鷗以終日兮其樂只且又歌曰鏞之山兮秀而縈撫石田兮可耒而耕飯吾牛以卒歲兮樂誰與爭歌已或坐茂樹引壺觴以自適洋洋然有遺世獨立之意或見而異之曰吾子之遊樂乎然吾竊有以語子者昔阿衡尚父之未遇而耕釣於莘渭之上也固將有田翁漁

子相樂終其身其後卒應湯之聘與文之載起而成尊主庇民之功中世以還仁人志士亦莫不然蓋非徒隱之云爾吾子喜問學負才識又出於簪纓詩禮之家年且邁莫美不思有所立於世而自放於溪山毋乃左乎汪君曰不然隱顯之跡雖殊而有不可泥者方今明天子在上薄海内外賢智奮庸彙進偕升不可勝用其何有於一夫且世方以捷徑為榮詭遇為巧稍知恥者有所不為而況迂散者哉然則逍遥容與嘯傲乎山之坳

水之濫専一丘一壑而有之以歌詠太平為盛世之幸民其所得不亦侈乎而又何羨乎此樂之不能已也乃若窺鳶魚之趣適仁智之性以自得於溪雲山月之外則聖門至樂存焉末學烏足以知之問者莫能詰間以告予予曰汪君鼎實蓋嘗聞其為人觀其顧名而以梅軒自揭是豈悠悠者哉殆賢而隱者因述其語以為記

恩壽堂記

刑部主事祁門孫君德容禄不逮其父而有母在堂撫

恙也成化丁未之夏今天子加隆聖母推恩寰區凡在廷之臣有親者舉得被貤封之典德容與焉於是獲贈其父承直郎如其官母李氏封太安人壽七十矣七月乙卯實初度之辰德容以不克歸奉一觴為歎鄉之大夫士在京師者本其志為扁其堂曰恩壽請予記之而寓歸為太安人慶焉予觀今之仕者非三載不得推恩而官績之成𢿘又不可知則其親之獲恩者恒難也縱三載官成而親之年亦不可必則夫壽與恩會者益加鮮矣孰有如德容之官未兩月而恩

壽並隆於母氏者哉然觀易之稱慶也本於積善洪範之論壽也主於好德世固未有舍德善而言壽與慶者祁門李氏族最盛因姓其地曰李源太安人承世澤之餘生有至行其未嫁也奉其父仕忠處士母葉孺人甚孝率姆訓肄女紅甚勤為令女仕忠處士鍾愛之不欲以妻凡庸得休寧雙溪孫氏子文衍而納贅焉即封君也處士器君以家政委之太安人亦克相之時姑已歿舅所居相隔一舍許歲時問候孝養之誠與父均旣老與封君謀所以為久者卜里之

玉溪之上遷孫氏之族來合居之綜理百務咸得其宜

為淑妻太安人子僅德容一人恒恐其孤弱而無成遣

從明師督教之甚力德容奉命惟謹遂春秋舉進士高

第克顯其親為智母惟太安人之賢實過於人故無待

循資不煩於陳乞而受褒嘉之寵開七袠之年於一旦

驗之易範所謂善慶德壽者不誣已鄉人艷之而以恩

壽名堂宜哉矧德容才美而行端名位所加將有大焉

則由太安人以累進於高品之封由七十而峻躋於上

壽之域龍章鳳帔光照家庭鶴髪朱顔懽生尊俎使鄉之為母者有企於太安人之賢為子者有感於德容之孝其所為斯堂之重者不既大乎予與德容生同郡樂其有親而又目覩聖朝慈孝之澤之為盛也輒記之不辭

臨城縣重修儒學記

臨城縣儒學在正統中嘗一再建取具苟完歲久益斁雖數更其令而莫或究心者成化甲辰之歲鄉進士婺

源張君清受命來知其縣事首謁夫子廟退即學宫延見師生顧而嘆曰是豈可以為故常而諉其責於後人及此哉首劃其常禄以倡興脩邑士夫與好義者聞之咸樂助以和積歲餘而材力具足不以勤吏民訌部使者之聽乃建明倫堂崇二十八尺有畸廣四十五尺有畸左右為兩齋各十有二楹齋之末為門屋各六楹齋之後為諸生藏脩之室五十六楹堂之後别為寢室以備歲丁齋祓之制繚以垣墉飾以丹堊煥乎炳如地若

攺闢經始丁未春二月訖工於秋八月張君又率師生舍菜告成觀者如堵以為學宫一新而人才蔚興民俗美好伊始自今於是教諭鄧君寳具其事以請記予於張君獲有同鄉之好竊喜其攺之知所先也為之言曰近世之號吏治者可知巳一切以文法從事而置風教於可緩稍有識者亦姑曰士貴乎誦書業文耳其居之新與弊也何尤若是者尚可與論治邪泮宫作而采芹之頌出學校廢而子衿之刺興彼誠以為學之隆替而世之

治忽存焉爾臨城為畿內大邑儼如古子男之國而際
夫重熙累洽之運被列聖之化最先且久顧可使夫弦
誦之堂有愧於魯哉然非張君之才之識出乎世吏之
上則亦不足以致此雖然學校之所謂重者有本有文
興修者文也其本則何如在士之求復其性而已蓋其
說莫備於曾子之書而學之不以為常談者幾希也
曾子傳之子思曰脩道莫先於率性子思傳之孟氏曰
謹庠序必申之以孝弟其說一也豈若後世徒事乎口

耳以取足於文辭利達之間為得哉復其性以基之所謂文辭者足以明道所謂利達者足以匡時而天下之治可以復古矣豈不益有重於新學哉此邦人士之責也張君生朱子之鄉誦服其遺書不為苟簡之習其治臨城也律已之嚴接下之誠守之甚固而部使者及大府有難集之事難决之訟必諉之其於學校又不獨興脩而已親課諸生為之講授敦諭作興士風益振臨城人以為百年來未有也鄧君嘗分教朱子之鄉友於張君甚

稔斯舉也教諭馬君德訓導任君道實相其事而儒學生王壐趙琦鄉老侯玘張明咸與有勞法得附書是為記

友恭堂記

我休寧之人多勤生而務本無浪宕武斷之習故率以行義聞東南邑中舊家十餘而胡氏居其一胡氏之先率韜能不施類欲以安遺後人故卒無以考見其世業獨其子弟所謂勤生而務本者往往有之曰庭華其兄

庭俊其弟獲以友恭聞鄉人蓋嘗以友恭名其堂比者庭俊來京師因語及之而請記焉予往時獲識庭俊之大父孟貴翁嘗飲於斯堂翁時年七十餘矣貌肅而言温市之老成人也其父永端甫尤殷碩簡樸能拓其產而大之一時巧捷者多不能及不幸中道物故而庭俊兄弟實克承之上奉其大父及其母或主於家或客於外壎(⿰土𥸤)倡箎和相好而不相猶蓋邑之善為兄者當不遺庭華善為弟者當不遺庭俊矣非胡氏賢子弟耶夫家

之興衰繫於兄弟之和盭尚矣然和而興者什一盭而衰者什九故見于經則有鶺鴒常棣之詩見於傳則有閱墻紛譬之戒見於史則有孝義獨行之名若楊之椿津崔之孝芬孝暐柳之公綽公權誠落落可數而又况夫所禀有知愚所遭有幸不幸以大聖而不得於弟若有庳者不得於兄若管叔者豈非難哉此予託胡氏之堂不能無憾於斯也雖然秉彛好德之心命於天性於人非强之而然則胡氏弟兄相睦之行亦何必有佔畢

鉛槧之功然後可相習而能有衣纓鍾鼎之華然後可相覿而善哉跡是論之亦何必有奇絶不可繼之事而後足以當友恭之名哉見取於鄉評增輝於家乘進而示勸於旌善之亭若胡氏弟兄者斯可矣予又安能不為鄉人子弟喜談而樂書之哉竊獨念夫始勤而終怠者人之常態也故又為友恭堂詩四章既以嘉之亦以勉之庭俊尚歸語庭華相與敬聽而勿以予言為無當則鄉人所望於賢者庶幾其有成也詩云惟兄之友兮

惟弟之恭兮疾行先長惕爾衷兮弗恭之人抑自暴而莫予恫兮惟弟之恭兮惟兄之友兮恃長凌弱失爾守兮弗友之人抑自棄而莫予咎兮惟兄之友兮惟弟之恭兮既友既恭德之崇兮家之隆兮繄古之人其孰從兮惟弟之弗恭兮惟兄之弗友兮弗恭弗友德之否兮家之醜兮彼令之人將焉取兮

壽慈樓記

歙王村王君友璿之母程孺人出於歙西下瀟程氏而

歸於王村為社生處士之配生友瓊而處士卒孺人能以節義居其身以勤儉殖其家以耕讀訓成其子及其孫三人蓋姻族稱之無間言而友瓊亦孝養備至爰以成化丙午鼎新其居特為樓以奉母而致其隆焉樓成之明年孺人壽屆八十孟冬六日始生之辰也舉酒於新堂畢會親黨為孺人壽有起而言者曰湛之涘有慈竹焉其性孤直不可撓也凌雪霜排風日而色不為之少變有歲寒之操焉種之所延實高且蕃其頭角崢崢

然世比之龍孫不為過也若程孺人者得無似之乎其節清以峻其歲樂以長其肖昌以大請比德於是而以壽慈名其樓可乎衆客讙然以為莫宜於是者流聞京師予觀古賢婦𢭃母未有不本於端一貞淑之行涉幽憂而茹苦辛可以致門閥之新享耄耋之樂受子孫甘旨之奉者諸君子有尚齒好德之心而以壽慈名王氏之樓亦可謂稱情矣夫予嘗過王村覧觀林壑之勝獲友王氏佳子弟而竊聞孺人之賢甚久且新安之程昔

祖梁將軍忠壯公忠壯廟食篁墩湖上今數百年而下瀟之地又相望焉然則孺人之所從來者遠矣身益健心益休踰八望九而躋於上壽之域歲舉酒於新堂而致隆於斯樓者未艾也豈非一鄉之盛事哉禮部司務方君良弼之子經友璿之壻也請記其事以壽孺人而予於良弼亦託有姻戚之義輒書之不辭

瘦石野亭春集圖記

瘦石野亭春集集者十四人集之為主人者鄉進士長

洲徐中行取而圖之者其友杜身之圖之為人物者其巾服或官或士或隱其起居或坐或立或行其情之所適或捉筆而書或展卷而吟或隱几而思或袖手而觀或凭欄而顧或相携而語或聽歌而興其侍從之所職或釣魚或濡墨或隨步或執薫茗或捧壺矢或進卷冊其林木則有碧松有絳桃有垂楊有叢竹幽花可擷豐草可藉其居止則有磵流環之有磐石踞之有苔逕縁之有及肩之牆有容膝之軒有行庖以供有板橋以渡其

器用則有石床有磁墩有縣几有古罍爵有古彝鼎有囊琴有盆峯可憑可憇可觴可藝可撫可翫諦視之則溪雲之浩浩若可以盪目野水之濺濺若可以清耳又恍然若與諸君子在花香樹影之間而聞語笑之聲於溪雲野水之外雖蘭亭之勝西園之雅有不啻過者亦奇矣哉中行之為人介而癯如削玉如立鶴故以瘦石自名而其所抱負真有特立獨行之操其為詩又清新俊逸若可以脫塵鞅而飽風露者故身之為此圖寫其

一時賔友之盛因以見中行之為人然予之所望於中行者豈如此而已乎是集也予亦在數故輙為之記

碧雲深處記

丞狄道縣事洛陽周公之謝政而歸也嘗營别墅於洛之郊挹嵐翠於軒窻斷塵氛於戶庭竹樹晻靄連陰無隙合而題之曰碧雲深處公樂居之甚久然未有為之記者於是公壽七十餘矣兩寄詩以為言顧後學小子不足以窺公而又念老成耆舊勤惓之意不可以終怫

也則為之言曰古君子之連類取喻豈苟焉者哉殆必有所為矣彼雲之為物其始也出膚寸而雨天下以澤羣植君子之進而行其道也其終也斂藏於巖穴舒卷自如而不言功君子之退而善其身也公以賢良受薦而興佐一邑之政有及民之惠可計日以進於通顯之列矣乃厭簿書之勞起尋壑經丘之志高風峻節出流輩甚遠其有取於雲以自輔豈不稱情也哉昔靖節君解彭澤即歸柴桑愛雲之無心出岫而見於詞陶宏景

隱居勾曲山私雲以自怡説而不以贈人葢雲之見遇於名流勝士如此以令觀之公歸自峽以詩酒自娛不復問世事思置其身於農夫漁父之間葢有慕於靖節而年愈高氣愈健朱顏白髮笑傲溪山又將有得於觀頤自養之誼如勾曲外史者其壽未艾也此碧雲深處之所以得名也歟公名端儀故侍御安慶太守公之子閣老贈太師南陽李文達公之内弟有子瑀選尚親藩貴主而文達者予之外舅也瑀每以朝賀至京得聞

公起居而莫獲奉几杖聽教言恒以為歉文達公子尚寶卿瑋錦衣百戶琦尤為公請記甚力則書以畀瑀用復於公因以致向仰之私焉

祁門善和程氏世墳記

我新安之為郡也自昔少兵燹之虞故生其間者樂耕勤學而重祠墓且其重之也甚力鳩族而守之有定約合譜而識之有定所或侵焉則併力而訟之積歲傾家不直不已其間自唐宋來名大族者邑以十數我程氏

號最著曰篁墩程氏皆祖晉新安太守元譚宗梁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居祁門者祖唐御史中丞澐宗戶部尚書仲繁仲繁禦黃巢之亂始來居之再徙浮梁蓋篁墩小宗也居善和里者祖宋中奉大夫令淮還自浮梁中興其家又祁門之小宗也自中奉大夫以上至太守府君其祠墓或有司所掌或諸房所業雖相通而莫相一自中奉以下九世為墓十有二則善和程氏世守之每歲時相與展省祀中奉以下於報慈菴歲事合食長幼

咸在自宋迄今然墓多荒而不治者子孫雖蕃莫為之倡於是曰貫曰元祐曰珪者慨然協議倡族人為之兩易寒暑以克就工各立石於上識其官爵名諱而以狀來請書之嗚呼禮莫大於報本祠者神靈之所棲墓者體魄之所藏為子孫者忍坐視其將圮而不加之意哉故曰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然勢有所不能者以官為家而墓無所與守親盡則祧而祀無所與共更代之後兵燹之交傳者蓋不能無疑於舜塜而孔子少孤

不知其墓問於聊曼父之母乃則合葬於防然則為人後者思有所恃以保其祠墓於數百載上豈非事之所甚難者哉豈非人之所甚幸者哉是宜有書以示後來者矣中奉之母胡夫人葬里之下東山中奉塋里之楊坑上塚其子和州僉判津祔津之子十三機宜貴昂葬里之汪村園貴昂之子頴葬住後郭背塢口頴之子宿葬里之下村宿之子絖又葬汪村園其配余氏葬其右之宋家塢報慈菴在焉絖之子伯彥葬楊坑八畝段伯

彦之子汝弼葬伯溪汝霖葬巧坑汝訓葬伏村皆在邑八都之境而令之居善和者三房子孫居多且貴葢汝弼之後有廣東按察副使宏汝霖之後有韓府長史顯暨其子河南布政使泰汝訓之後有兵科給事中原佐暨其弟刑部郎中宗顯貫則泰之弟與元祐珪為羣從而其子昊亦賜進士出身矣善地所鍾是或一道然非本其先之所積則亦莫能致焉後之人履瑩域而剪其荆棘袷祠堂而餕其俎豆將不油然以興惕然以警嗣

其志而謹葺之以求附於禮不忘其所生之義哉予於善和之程實同所自出既通譜矣又嘗記其所謂報慈菴者故於先系不復贅特致詳於墓事凡族人預有勞費於茲役者悉附名其陰

懷鳳堂記

北海仇君東之以薦起為訓導有年矣其所居在都城北甚僻往還甚寡然數辱過予凡經史所扣擊下至稗官小說無不立應發而為古文詞力追秦漢及唐宋數

大家不作近代語其論事後成敗若何悉有見誠使出而用世必可觀然君性迂且亷故所如輒不合坐以困亦終不自沮也其學益勇閒以懐鳯名所居之堂或者疑之曰古賢聖之可以尚志者不有大哉乃獨以其姓之同位之下而於季智乎取之多見其庳且隘也予曰不然君子之為道也行遠登高必有所從始豈若世之偃然不慙驀自附於古人而卒無以副其實哉武侯王者之佐自比管樂子美詩人顧以稷卨自許天下後世之

公論豈可誣也而況季智之未可易視哉羣瑺柄國趨者瀾倒顯晦裕如而不以鷹鷂自處獨王渙知之不敢以枳棘處之自處者世不以為矜處之者世不以為比季智固不可及而渙亦可為難也然則安知夫世之人不有如渙之知君者哉知君而以為孔明管樂不知君而以為子美稷卨其於君也何尤然予獨有感焉鳳之為物不常有也當虞周時僅一再見顧後世史冊所書或五見或三十九見何鳳之不憚煩而為世之褒訛

若此哉殆有麐鳳焉烏可不懼耶予與君交厚善蓋嘗坐君之堂壯其志必有所從始以底於高遠仇氏之真鳳將未亡耶矧今天子嗣位比德舜文以幾於隆古之治寤寐英賢若飢渴然則君子之顯晦不有時乎哉其音足以中律呂其文足以儀殿庭其德足以昭聖人而興吉士若君輩者行將見之則君之堂且將名於時誦於後而家世之祥益大矣

慕椿養堂記

人子之於親生則養歿則思皆根於性而無待於强焉者也然有忽於其歿而遺親者矣於是聖人有事亡如存之教有簡於其生而悖親者矣於是先正有祭豐不如養薄之警二者交盡然後可以言孝而克盡者恒難也吾鄉有范禎氏早失其父景純甫追思之不忘與弟祺禮初猗養其母趙孺人甚力間來京師語其情於所知者為顏其堂曰慕椿養萱而以記請殆有所志於孝者歟然吾聞之慕非徒慕養非徒養而已禮親之所以

為思者五居處笑語之思其粗也而嗜為切親之所以為養者二口體之養不可缺而志為大雖古之人邈乎難及而性之所發令之人豈有異乎患不為耳范氏世居休寧林塘之右族予不及識景純甫然聞其樂善循理以友恭自名范之彦也旣歿而趙孺人持家有道訓育五子以不墜其夫君之業賢明人也然則予之升斯堂也目斯名也因父之所嗜與母之所志隨力之可及以為慕以為養少企於古之人而求副其實俾歿者

享其致慤而益安生者樂其承順而益壽豈不足為范之佳子休寧之良士也哉禎生有美質嘗講學於君子當有所立以顯其親者其從弟柟館甥于予故於范有姻好而記不以辭也

篁墩文集卷十五